

新疆脫險記

(續完)

李郁塘

巴國希望楚材晉用

北沙瓦是巴基斯坦西北省的省會所在地。人口有廿餘萬。街道寬闊整潔，已具都市規模。現代交通設施，如航空站、鐵路公路，樣樣都有，成爲巴國北方重鎮。也是我們由新疆逃難者的集散地。有護照者，在該地警局簽證過後，就可自由行動。而我們這個闖關小組，就得多留幾天，重新辦理過境許可證。就此我和巴國警局的官員們，有所接觸。當主辦人員在表格中，發現我們的職業欄內，填有軍警、行政、交通、銀行、電訊、廣播、司法等字樣，可說什麼人才都有。他們就想楚才晉用。因爲巴國在英人統治時，完全採取愚民政策，根本不培植當地人才。於今甫行獨立，各級幹部，都感缺乏。因此當我第二天會見他們時，就以很誠懇的口吻向我說：

「你們這批人員，如果願意留在我國當官的話，我政府願以高薪聘用。那就改辦居留證，不必辦過境證了！」

「國民政府現在還保有好幾個省份；尤以蔣總統仍健在臺灣。他在什麼地方，我們就到什麼地方。根本不考慮留在任何外國；貴國當然也不在例外。」

我雖向他們婉拒。然而巴國官員，並未因此

向我們留難。反而在敬佩同情之餘，很快發給新的過境證。此時陸續抵此的同行伙伴們，較有辦法的人們，都由此地搭機飛向他們各自的目的地。由某先生所率領的一批難友，也早三日進抵巴國第二大城拉哈爾。趕辦進入印度的簽證手續。當我這個小組隨後坐火車追到拉哈爾後，爲了省錢也就擠進他們所包住的 Boboo Hotel，我給它譯名爲八寶飯店。竟將某先生的房間借住，將他擠到七層樓頂，我們倆人就此，在青天席樓頂住了幾天。

有那麼一夜。同行難友們都已熄燈就寢，而我兩眼睜着滿天星斗；不禁勾引起，大陸沉淪，新疆陷匪的悲情！假使戴雨農將軍不死，有些地方就不致如此潰決。退一步來說，新疆也不會在一槍未放的情形下，就拱手讓敵。起碼我在新青藏三角地帶的游擊計劃，定可實現。

印巴兩國不同作風

這時我國駐印大使羅家倫已向印度政府要求，讓我們順利過境，並以函電指示我們逕向印度駐拉哈爾外交專員公署，去辦入印簽證。某兄所率領的一批難友，因有護照，曾在喀什印度領事館，辦有過境簽證，當無問題，順利辦完手續進入印境。然而我率領的小組，僅具有巴國出具的

臨時過境證，這位外交專員，就借題爲難。尤其態度惡劣，與巴國的官員兩相比較，真有天壤之別。同是新興國家。前者謙虛熱忱，待人以禮。而後者竟將眼珠長在頭頂上，擺出不可一世的官僚架勢。不給賄賂，就是不能辦事。無奈我們已到山窮水盡之境，怎樣擠也擠不出油水來。就擱了兩個多禮拜，始知沒有什麼希望，才換發給一張印度入境證。由此一事就可證明印度這個國家不會有前途的。我的小組由十一月廿六日中午進抵拉哈爾，直到十二月十三日晨，始能告別此古城。正當我們在八寶飯店，整裝待發時。由國大代表韓克溫先生所率的一批人馬，適時趕到。於是我又將八寶飯店，移交給他們接住。我因爲趕路，遂向他們告別。

拉哈爾原位在印度大平原西境，現屬巴國中部。有居民約五十萬，百分之九十信回教。因而在分治時，劃歸巴基斯坦。東距印境不到十公里。我們十幾個人雇了兩輛馬車，僅走一個多小時，就到印巴分界處的印度國門。我們一路來，走過好幾處國門，都是有名無實，原因是沒有人煙。有人出入國門，誰也不來過問。然而到了印巴邊界，不僅真有國門，還有崗衛海關，可謂門禁森嚴。國門之處原係印度大平原，兩國的分界僅以鐵絲網來分隔。原有鐵路並行。於今鐵路中

斷；僅有公路相通。在公路中央兩國各設有門，相距二十公尺，即自邊界點各退出十公尺。兩邊國門上各懸本國國旗；門口各有兩位崗警。國門一傍各設海關，以便檢查行旅。當我們到了兩國分界處，先到門西巴國海關辦完出境手續後，每人手提着自己的行李，走過國門，再到印度海關去辦入境手續。大概因巴國海關人員對我們很客氣；印度的檢驗員也沒有再刁難，很快就放行。並介紹便車，逕到阿姆利則火車站。

阿姆利則原係加爾各答至北沙瓦大鐵路的中間站。於今因印巴分治，鐵路中斷。竟然變成印境西北部的起點站。羅大使爲了招拂由新疆逃難者，早已指派大使館一等秘書薛聯森先生，駐在阿城等候我們。當我們趕到阿城火車站時，薛秘書一眼認出，俟點名認姓後，即到售票窗口，爲我們每人代購一張直達加爾各答的二等車票。當我們看到二等票價是六十六元盧比時，便向薛秘書請求的說：

「可否改購三等車票，以便節省一半車錢？」
「那怎麼可以呢？身在外國，怎能乘三等車？那是有失國格的事！」

「情非得已，我們從此地到加爾各答，要走三天三夜！有了車坐，還沒有飯吃，怎麼能行呢！如能省下一半車錢，問題不就全解決了嗎？」

當時薛秘書奉命行事，也僅是送我們上火車走路，零用錢很少，根本沒有準備備飯錢。我提出了吃飯問題，他也無法可想。只好接受我的意見，改購三等車票。我們就此每人多出三十多元印幣。一路上有吃有喝，終於十二月十六日安抵

加城。結束了我們坐火車的行程。

提起巴印兩國的火車，不得不追述一筆，因爲他們的火車，與我們大不相同：第一他們的各節車廂，都沒有我國詹天佑所用的鐵鈎與鋼環，在調車方面，非用人工去摘去掛不可，費時費事太不方便了。第二每節車廂，不論頭二三等都沒有前後門。因而列車開行後，就無法穿行。據老華僑告知我們，那是英人統治巴印時，防範印巴人在車上串連，發生陰謀暴動的措施。

羅家倫查良劍之助

加爾各答位於恒河口的三角洲上。當時人口已有四百餘萬。爲印度第一大城。陸海空的交通，都很發達，市肆繁華，商賈雲集，致成爲印度洋沿岸的巨埠。我國僑民也有十萬之多。華人聚居地。被取名爲唐人街。某老兄所率一批難友全部住此。當我們小組進抵加城火車站時，加城總領事館，早接薛秘書電話通知抵達時日。鄭壽恩總領事，乃派李文祥秘書接時接車。旋即引導安置於廣東四邑會館。唐人街內，各省各縣的會館，共有廿幾處之多。於今這些會館，都成爲我們這些窮難友們的免費招待所。至於吃飯問題，一體由總領館包給中國飯店。每人每日兩元盧比。一日兩餐米飯、四菜一湯，米飯饅頭，盡量供應。先來的約住廿多天，後至的也有半個多月。就此將我們三個多月長途跋涉，所耗的體力，可謂完全恢復。我們這劫後餘生的一羣人留住加城不能行動，就是因爲沒有路費船票。這也就是大家在米斯格，所想到的問題。待到十二月底始由羅

大使向我中央請准撥滙五萬美金到達加城。我們返國的路費，才算有了着落。正當總領事館，給我們辦理離印各種手續之際。尼黑魯爲了搶搭巴士，要在英政府之前承認匪僞政權以取媚毛酋。宣佈在一九五〇年元旦與匪僞建交。印度政府這種搶搭巴士的行爲，最令人齒冷氣忿不平者，便是他們要限令我們留住加城的難民，必需十二月卅日前離開印境。理由是他們要與共匪作朋友，而我們是反共者，與他們的國策不合，致成爲不受歡迎的一批過境華人。當時總領事館，本已爲我們購到英印鴨家公司的船票，安排於廿九日乘沙丹拿輪離印。我們爲了抗議印政府，硬是拒絕登船，非要過了斷交之日才走。我們這一罷走行動，固然是爲了伸張正義，給印度政府一點顏色看。但也給總領事館頻增麻煩。鄭總領事，爲了船票有效問題，同時對印政府也不宜拖的太久，以便有個交待，遂勸我們參加總領事館元旦降旗閉館典禮後，改乘大利亞輪離印。當我們元旦晨由各會館，趕到總領館門前，眼看着青天白日國旗，徐徐由六層樓頂下降時，每一位在場的中國人，無不兩眼滿含淚水，悲痛不已！在國內不知參加過多少次升旗典禮。只知是尊敬國旗的一種形式而已！於今才體會到，國旗與國人實體的關係，是如何密切與重要啊？！

我們改乘的大利亞輪，是屬於英印鴨家公司的客貨輪。載重一萬六千噸，與沙丹拿輪是姊妹號。因而前購沙丹拿船票仍然有效。如若退票改乘其他公司的輪船。因人數衆多，損失就大了！我們可以向印政府抗議，但不能給自身頻添損失

，而大利亞的船期，又是卅九年元旦，由加城直航香港。我們全體難友只好接受鄭總領事的勸告，於是日登上大利亞輪離開印境。

我們在加城的抗議行動，固然給大使館與總領事館，頻添不少麻煩，但羅家倫大使不僅未予責難，反而寄予同情與讚譽！原因我們是留印過境的開頭，並不是斷後，後繼者大有人在，如我們硬被印政府限期出境。那後繼者一到印境，就成絕路一條。接着在十二月卅日，國大代表韓克溫、唐雄、立法委員馮大韞等五十餘人，亦由阿姆利則進抵加城，因為我們沒有走，他們也就順利住進四邑會館，和我們擠在一起。羅大使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而一九五〇年元旦，大使館雖然下旗停館，算是和印政府斷交。但羅大使本人並未即時離印返國，必需解決這個問題。爲了爭取印度各階層的同情，乃籌了三萬盾印幣，首先捐贈給印度紅十字會。繼之敦請時任印度大學我國名學者查良劍教授擔負起後續者的救援工作。以後於民國四十年及四十一年間，如新疆省主席堯樂博士，新籍蒙古親親王，以及困留印巴，曾經協助逃離新疆忠貞義士，路經帕米爾時，當地政軍警主管，楊樹英、張軫、李仲凱等，都能順利返國，都是查教授的賜與。

羅家倫大使曾於民國卅二年至卅五年間，擔任過四年新疆監察使。對於新疆的各族善良同胞，具有好感。因而當民國卅八年九月廿六日，新疆軍政當局公然叛變的消息，傳抵新德里後，他就徹夜不眠，當時口占新疆絕句一首：

「四載等邊等廢談，輪蹄猶憶路漫漫。」

「昨夜聞到西陸警，魂夢如飛渡天山！」

由此一首絕句，就可證他當時對新疆的關注之情。斷定往後一定會有，義不帝秦，秉持漢節的大批忠貞人士，由新疆越帕米爾，渡崑崙山，一批一批的要闖入印巴兩國。於是羅大使即時展開對兩國政府的要求：第一不得封鎖中印中巴邊境，第二准予義民順利過境，第三沒有護照者，請由當地政府發給臨時過境證。至印度後，再由大使館補發護照。我們由上述兩條山路脫險者，約有五百人之譜，尤其像我們沒有出國護照的闖關者，能順利通過印巴兩國，完全是羅大使，事前設想週到，臨事鼎力幫助使然。於今羅大使作古，已逾十年。他對我們的恩德，使人永念難忘。

元旦登輪出恒河口

民國三十九年元旦，我們兩百多位難友，一起登上大利亞輪，離開恒河口，航向孟加拉灣的海面時，突有好幾位同行的小組長，來到我的艙位，一見面他們就說：

「我們有一件事，要向科長請示！」

「請示的話，不敢當，有事盡可商量！」

「我們要將某老兄，拋到印度洋裡去！」

「爲什麼？」

「爲科長抱不平。我們兩百多人中，總領事館購有八張二等船票，交付某仁兄分配給其中較高級的官員，從什麼角度來衡量，科長都應該有一張。而某仁兄身爲領導人，竟然只顧私情，不講道義，連他的勤務兵，都坐了二等艙，竟使科

長落了空。這種不公平的自私作法，我們看不慣。因而特來向科長請示，只要你點頭。我們就下手將他丟進印度洋裡去餵魚！」

「那又何必呢？二等三等還不是同時到香港。某仁兄如此分配船票，可能也有他的苦衷，我不願計較。請大家多想一想，不要因一時的平氣忿，做出終身遺憾的情事！不過你們主持公道，爲我抱不平的好意，我不僅心領，還要深致謝意！」

我就和他們幾人，一一握手後，勸他們各回艙位。由分配船票不公所引起的一場風波，就此告息。這就是青年人的正義感！與可愛處。偶遇路見不平；就要拔刀相助！但是此一逃難時的插曲，當事人某仁兄，迄今仍被蒙在鼓裡，一點還不知情呢！

大利亞輪是英印鳴家公司新建一艘快速客貨輪。由加城至星埠，僅走了六天六夜。於七日晨即安抵星加坡靠岸。碼頭與市面百分之九十都是中文招牌，所遇的人，都說中國話。雖有粵語、潮語、閩語，與國語之分。但面孔都是一樣的。我們身臨其境，有如回歸到祖國的親切之感！如此多的中國人，遠離祖國來此開天闢地，另創世界。據當地的老華僑言，當與三寶太監七下南洋有關。如今在南洋各地，都有三寶太監的廟宇存在，可知凡是對國家民族有貢獻的人物，國人決不會忘懷，必要加以追念！這就是歷史對人物的評鑑。

我們抵星登岸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買華文報紙來看，第一版頭條新聞，大英帝國承認匪僞政

權。當時星加坡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我國駐此地的總領事館，只好於是日晨下旗停館。次要的新聞是巴基斯坦、錫蘭兩國同時跟着英國走。在此前一週已有印緬兩國搶搭巴士，於一九五〇年元旦與匪建交。這些領頭承認共匪的國家，清一色都是大英帝國聯邦的一分子。由此可知，英國在二次大戰後，在自由世界的地位，是成事不足，壞事有餘。當時我政府正處於驚濤駭浪裡，英政府這樣落井下石不顧道義的行爲！令人痛恨之至。

大利亞輪在星加坡裝卸貨後，上下客完，於八日晨離開碼頭，轉向朝東北進發，航向太平洋。名太平，實不太平，較之印度洋的風浪，要好幾級。好在大利亞輪身長，噸位重。雖遇大風浪，仍可快速進行。終於又走了五天五夜，於十三日早晨安抵香港。

香江羈旅心急如焚

香港原屬我國廣東省，臨南海的一個小漁島。於清道光廿二年，鴉片戰爭在南京條約上割讓給英國。經英人百年的經營，致成爲大英帝國的東方明珠。不論在軍事、政治、經濟、交通上都佔很重要的地位。英政府要在各列強之間，領頭承認匪偽政權，立意就是爲了保住這顆明珠。當我們十三日進抵香港登岸後，發現市面人車擾攘，繁華如恒，根本沒有受到大陸變色的影響。如果硬說有的話，就是頻增不少義不帝秦的難民。有錢者租賃貴族區，充當了半山的寓公。窮苦大眾，就被香港政府安置於亂墳崗地帶的吊頸嶺上

，讓這些逃難的中國人去自生自滅。好在我們當時身帶出國護照，尤有英國駐印加城總領事館的過境簽證。他們在碼頭驗過護照後，就不再過問我們停留的事體了！

香港雖然繁華，但不是難友們久留之地，房費食用都相當昂貴，多住幾天，就會將船票錢用掉。當時臺灣定期航線，只有太古公司的盛京輪。當我們翌日向該公司購來臺船票時，竟遭拒售。理由是我們沒有赴臺入境證。這時我們眼看到了國門邊，反而進不了國門，真是心急如焚。當時有關當局，爲了確保臺灣安全，製訂出入境管理辦法，防止匪諜潛入，這當然有其必需。然而我們困留人生地不熟的香港，又因行囊空空，不能在香久等。只好由某仁兄電請某機關，破格通融，通知太古公司，先購票來臺，後補辦入境手續。旋即照准。因機關電報輾轉需時，我們仍在香港停留了一個星期。始於一月十八日夜幕低垂，萬家燈火時，登上盛京輪。走了兩夜一天。於廿日晨安抵基隆。就此結束了我們乘船的行程。也就終結了我們歷時半年，行程三萬里的艱險旅程。

行三萬里喜歸國門

我們這一次的新疆脫險，雖不敢稱絕後，至少已屬空前，創造了幾項紀錄：第一我國歷史上大的動亂，國人逃難的範圍，大都在自己國土上繞圈子。而我們竟越帕米爾高原、走亞南、繞南洋、經過了十多個國家、行程三萬里，繞行了半個地球。此爲古人所未有者一也。第二我們全程

所用過的交通工具，由本人兩條腿用起，騎馬、騎牛、騎毛驢、坐馬車、坐汽車、坐火車。乘皮筏、乘輪船、乘飛機。由古至今所有陸海空的交通工具，都派上用場。此爲古人未有者二也。第三我國歷代變亂逃難者，大都由中樞地帶，向邊疆地帶逃，而我們恰巧相反。乃由邊疆地帶投向中樞地。我們相信大陸遭受紅劫，是短暫的，不是永久的。只要蔣總統復職，就可扭轉局勢。因爲中國人絕不會接受共產思想。終久仍要由我們手中，收復大好山河。我們誓死效忠領袖，心無他願，一心一意，趨趕回國。

當民國卅九年元月底，我們安抵臺灣後，大家返國之願雖達，但投効無門。原因是蔣總統仍在引退期間，代總統李宗仁棄職潛逃赴美。中央政府沒有領導中心，各行各業都在停擺。我們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只好以黨員的身份，聯名上書總裁，懇請早日復行視事主持大計，同時將新疆陷匪的情況與脫險來臺經過向他老人家報告，請求賜予報國機會。就在這時，監察院通過彈劾李宗仁棄職誤國案；全體國代與立委，也紛紛請求總統 蔣公復職。蔣公俯順輿情之下，於三十九年三月一日，宣佈復職視事。蔣公在日理萬機之餘，仍通令各機關，對新疆脫險來臺軍政教人員，從優錄用，使每個人都有適才適位的工作。並批准發給我們旅費，將我們在喀什、米斯格，以及吉爾吉提，向同行官員，馬呈祥軍長、羅恕人師長，以及劉漢東局長等，所借助的黃金，如數償清。除此之外，另賜我們每人黃金一兩，作生活費用。蔣公恩德，我們畢生難忘。